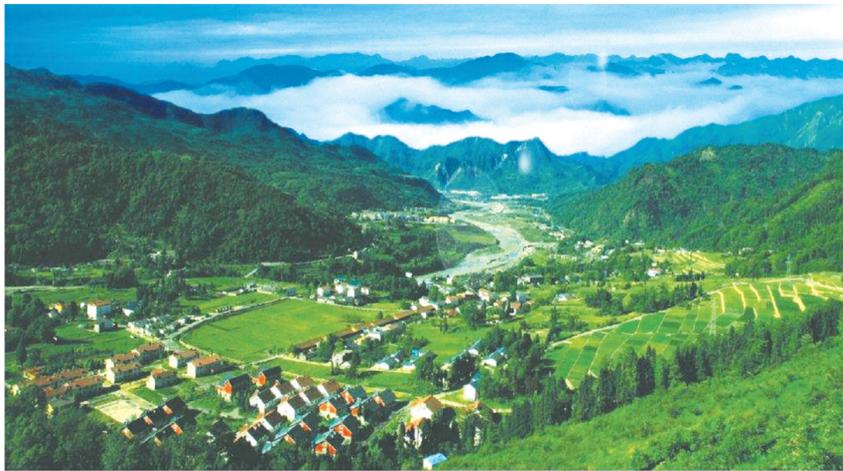


宝山夜语

□李银昭



小小天窗，目光透过去，夜空好大一片，星星长在上面，北斗也长在上面。

来宝山，说不清这是第几次。春天来，满眼是青，夏天来，满身是凉，秋天来，满手是果，冬天来，满世界都是热气弥漫的温泉。总之，来宝山不分季节，不需要理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今夜，躺进宝山的星空帐篷，望漫天星斗，如一个老农，站在秋日果园里，望得满脸晴朗，满心开阔。

了一些响动一方的大小事件，回望过往，像宝山这样，在追求好日子的路上，孜孜以求，不断超越自我，不断给人们以惊喜的还真就不多。

宝山，是一个特例。每次来宝山，都会去村史馆。村史馆建在半坡上。宝山的人，宝山的事，都被收藏在馆里。

馆里的照片，大多是黑白，有抡铁锤的，有抬石头的，无论哪一种，干起活来，贾正方总是一马当先。他原本在一家大的国家单位，因一只眼睛受伤就提前退休回到宝山村。他的日子，本可不愁衣食温饱，但村子的穷，祖辈的苦，日子的煎熬，山一样向他挤压过来，随着挤压越来越重，越来越多，最后聚成了一座山——山一样的责任，山一样的担当。

贾正方挽起裤腿，甩开衣袖，带着宝山村的老老小小，一起向大山要粮，向河流要钱。路，越修越宽，企业，越办越好，一个个发电站，将宝山村的农舍一间间照亮，也将

宝山人的日子一天天照亮。宝山村，就这样干出了名声，名声越来越响，成了全国乡村发展的样板……

夜色下，已是凌晨。四野寂静，我睡意全无。

宝山历经两代人的努力，像一艘航行中的船，在如今带头人贾卿的操作下，正向着让宝山人过上更好日子的未来，稳稳地再出发。

但如今的宝山，已不仅仅是宝山人的宝山了。成都人、重庆人、陕西人来了，还有广东人、福建人、上海人也来了，他们不仅是来参观、游玩，来了还不想走了，想在宝山休闲、安居、乐业。徐老板来自福建武夷山，祖上几代都是做茶的，他把武夷山人种茶、制作茶的好技术带进宝山。此时，夜不能寐，看来，是下午在徐老板的茶博物馆里，我与他一杯又一杯的好茶有关。

距徐老板的茶博物馆不远，有一山庄，名“墨香苑”。这里的主人姓谭，是一军旅

书画家，名气在军内军外都不小。据说，他本是宝山人，早年因穷，一心想离开这里，可人过宝山，得了些功名，他又回到了宝山。因“墨香苑”，来宝山的文人墨客，陆续续续。按谭庄主的话说，宝山的先祖们，谁也不想，宝山会变成这样，日子会远远超过城里人的好。

布谷鸟的叫声，划破了夜的寂静，也叫没了我的睡意。

推门出了帐篷。抬头望天，星星点点，银河璀璨。一只萤火虫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远处的山，开始轮廓清晰。宝山，新的一天正在开启。

日出作画，日落煮茶。谭庄主说每天在“墨香苑”里，他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其实，几千年来，屈原、杜甫、苏东坡，那些无数的文人、贤士，他们所追求的，所梦想的，不就是这样的生活吗？

这生活，在今天的宝山村变成了现实。宝山，是一幅画，一幅令人向往的现实版的“富春山居图”。

往事

瑞峰场，北宋的那年端午

□邵永义



1983年青神龙舟赛。青神县档案馆供图

那年的五月，思蒙河边，清风细浪，沙洲白鹭，船头鱼鹰，在这五月的清朗气候下，明丽而充满生机。

苏洵陪着妻子程夫人，带着两个小孩回来过端午。跑在最前面的是苏轼、苏辙，他们一到桥头，便冲上了桥，不顾程夫人的喊叫，径直跑到了桥那边，在晒网坝的大石头上站立着，双手高举，做着飞翔的姿势。

程老太太带着苏洵、程夫人踏上了平桥，这桥有两座桥墩，全是用竹篾编的桶子，里面填的石头、细沙；桥的横梁是六根大松树条，树条的中缝中，用糯草塞了，上面是一层油沙土，有点黏，又平顺，走上去平缓、安稳。有些糯草从桥梁垂下来，在风中轻轻飞着，煞是好看。程老太太边指点他们修桥的事，程夫人敬仰地注视着母亲，眼里不知怎么滚出泪水来了。

“这桥，还没名字吧？”苏洵问。

苏洵俯身观桥，抬眼望那城郭直连的瑞峰镇，又将目光转向河东岸，岷江那边是慈姥山，山峦耸立，树木葱茏，连绵中闪出中岩山峰，雄奇、俊秀。他轻声说：“传说那山出产灵芝，灵芝为瑞草，瑞峰镇也因此得名。这桥南北跨河，平行对江，又是便民之桥，没有拱桥的大起大落、大孔小孔，也没有廊桥的雕梁画栋、外露之气，平凡中蕴含祥瑞之气，我看就叫瑞草桥吧！”

端午龙舟会，是岷江边上少有的大节日，大狂欢，因为这江水，这青山，这江河交汇处的开阔与壮美。

岷江在程家嘴，接纳了思蒙河的汇入，思蒙河又接纳了鸿化堰的汇入，这里水面辽阔、平稳，东岸慈姥山挺秀翠绿，倒映在水中，呈半江碧水半江霞光，被称为

玻璃江，流经瑞峰古镇，西岸从程家嘴的竹林菜地，五色杂花，到瑞峰场的木楼吊脚，小巷青石，临江轩窗，店招酒旗，是从宁静甜美的自然乡村，又进入市井热闹的门店，嘈杂的商业买卖区，让岷江也染得如同微醉般几分激动、几分躁动，及至瑞峰码头，古老的黄桷树撑起硕大的华盖。木跳板连着场镇的出口直到一艘艘商船、货船，之后是灵巧如梭的打鱼船，径直从瑞峰渡撒开到对岸的慈姥峰下，长生沟口。瑞峰龙舟，汇集了上下船帮，本地船行、打鱼的水上漂，盐关的驻军缉私船，戏班的花船，全都在端午的那一天，以龙舟竞渡的形式一展身手，一显实力。龙舟是考验男人的船，比赛就有了几重意义：经济实力大小、船上技术高低、统领水手的水平、岸上助威的多寡，大端阳拔得头彩靠一条龙舟，整个船帮、行会都一年大顺、一年大发、一年利好！

这样热闹了上百年，到县城从瑞峰迁走，县衙的一队，盐关守军的一队也走了，县城青神的龙舟会，定在老街河口岸举行。而瑞峰的船帮一般不去参加，又不能和官府的龙舟赛冲撞，几股船帮的老大一碰头，就把瑞峰龙舟会延到了大端阳，从此瑞峰人也就有了大端阳的龙舟会，却不再过小端阳，过起了每年五月十五的大端阳了。

苏轼、苏辙他们要回外婆家过的，就是这个大端阳。

一阵阵热身热场的锣鼓，敲开了中岩寺到瑞峰这段岷江的沸点。对岸中岩山峰、慈姥峰、睡美人一道道山的屏障，构成了瑞峰大端阳龙舟赛的背景，中间慈姥渡几道圆形的彩门，点染了节日热烈喜庆的气氛，平静而开阔的岷江，波澜不兴，碧绿恬静，成为龙舟大赛的底色；而瑞峰场这一带，从中渡口到下渡口，一字儿排开的十六条彩船，恰如装扮各异。

比赛终于开始了。有司号的站成一排，几只喇叭对着江面吹了一段什么，之后是祭屈原。一身长衫，头戴学士帽的一位长者，就站在指挥台的中间。

远远望去，一身青衣长衫的王方先生，从指挥台上就座的人群中走上台前，他挺直身躯，环顾四方，行鞠躬礼，再转向岷江，放开吟诗唱词的喉咙，去表达一个儒者、一个后学者对屈原大夫的敬仰。

比赛令幡终于从指挥台上发下去了，号令船上一声炮响，那排早就躁动着、兴奋着的龙舟，如同乘了开闸奔涌的洪水，它们在巨浪之上，轻捷而迅猛地冲出了岸线，如同离弦之箭，直奔江流之中。

岸上一片惊叫，一片欢腾。整个岷江像沸腾了一般，连对岸的慈姥峰也摇晃起来。

十几只各色彩舟到江心，就显出先后距离来，更像一群惊慌奔跑的动物，被两岸

无形的力量追赶着，拼力向对岸游去。也就有船靠近了东岸，它们要在那里领一面红色赛旗，然后将赛旗插在船头上，迅速掉头返回，这一掉头的工夫，有一条船被别的船冲翻了，是那几只青蛙头的，只见落水的划子们齐心协力，在水里一起发力，把彩船掀了回来，众划子如出水的虾子，蹦跳着齐齐上了船，又奋力追赶着，向设在西岸下方的夺冠台划来。这时两岸看客的喊叫声音归于一致。有些整齐了，他们都在为跑在最前面的那条彩龙喝彩助威，渐渐就有了齐整的助威口号。

大家发现，那红鱼头形的“中岩寺书院”就紧紧咬在彩龙船的后边，船头的指挥是和尚师傅，早已赤了上身，一条黄布带拴在额头上，双手按着红鱼的鳍——那是设计好的船楫，身子如弹簧般摇摆起来，嘴里发出些念经般的声音，划子们看似平静，都齐齐亮出肌腱饱满的手臂，跟着指挥的摆动齐整有力地划动，已有半个船身和彩龙船并行了。

这样的气场下，“中岩寺书院”的船尾彩旗都看得见了，它已经轻松地超过了船帮的彩龙，径直向夺冠台前飞去，那船头红鱼的鱼鳍，如同张开了飞翔一样，踏浪戏莲，华丽绽放。“好！”众人尖叫着，苏轼、苏辙也尖叫着。

红鱼船已经上了夺冠台，那指挥和尚一个蛟龙出水，从船头跳将起来，向指挥台中岩的那束莲花冲去。临近，居然双手合十，默拜了三秒，然后上前双手捧起莲花，微笑着，把那纯洁高雅的红莲花举过头顶。



《端午忆旧》丰子恺 绘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5年6月10日 星期二

节气

五月榴花照眼明

□林赶秋

“榴花风尽红英歇”，一种花开可以结束百花的春天；“恐鸂鶒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一种鸟鸣也可以终结春天的百花。

榴花风歇，鸂鶒鸟鸣，五月就开始了，夏天就来了。其实，五月也有许许多多芳香的花花草草。而且一年十二个月，月月都有花开花落。于是，“十二月花神”应运而生，并成了民间信仰，花神庙处处有之，仅苏州一地，便曾建过九座之多。

据俞樾《十二月花神议》可知，“十二月花神”共有男女两套，即每月有一种或两种主花，每月皆有一个男花神、一个女花神，这样一来，花不止十二种，神有二十四位。例如，李白是四月的男花神，其主花为牡丹；四月的女花神则为丽娟，其主花为蔷薇。而陶渊明是九月的男花神，其主花为菊；女花神则为晋武帝贵嫔，其主花仍为菊。

五月的花是石榴，“五月榴花照眼明”，五月于是荣膺了“榴月”的美誉。五月百草之昌盛者，则首推菖蒲，故五月又有“蒲月”之令名。

“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曰女儿节。”这是明代《帝京景物略》的记载。“五日为端午节，堂悬神符及钟馗像。或于朔日悬之，几供蜀葵、石榴、卢蒲蒲剑、蒜头、妇女簪艾叶、榴花于髻。”这是民国《吴县志》的记载。

从前，菖蒲不止于悬挂，还可以吃，可以喝：“端午日，俗以菖蒲根为齋，和酒饮之。传称文王嗜昌歌，《周礼》笺实有昌本，即菖蒲苗”（喻长霖等纂修《台州府志》）。昌歌即用菖蒲根做成的菖蒲酒，昌本即是菖蒲根，放在筴里时，也指菖蒲酒。这东西味道好像并不太好，甚至可以说难以以下咽。孔子听闻周文王非常喜欢，自己也开始吃起来，结果皱着眉头连吃了三年，才习惯它那特殊的滋味。

那么，将菖蒲根“或镑或屑”（《荆楚岁时记》）以泛酒中，其味又如何呢？东汉卢·孟伦·字伯良，以菖蒲酒一斛遣张让，即拜凉州刺史”。看来，这酒味道定然是上佳的，否则也不会拿去送礼行贿。或许有人觉得，一斛价抵五品官，这也太不靠谱了吧，便说他送的乃是“蒲桃酒”，即夜光杯中色香味俱全的葡萄酒。后来，有一种菖蒲酒，之所以好得毋庸置疑，主要因其采用了九节菖蒲这种名贵中药材，并取历山脚下舜王泉之天然矿泉水酿造成。采集九节菖蒲，仅限于小满前后十天左右的时间内；过早，菖蒲浆不足，质差；过迟，菖蒲苗枯萎，难寻。

五月五日，天气已很闷热，人们总想着和水打打交道。

这一天，又谓之浴兰节，要用“兰汤浴身垢”。《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兴许与此有关，兴许毫无瓜葛。端午到，百草皆是药。古人讲究在这一天“午时，采百草煎汤沐浴，云祛百病”（康熙《武平县志》）。现在有些地方端午仍要熬百草之水来洗澡，亦坚信如此可消身上百病。这也似乎是浴兰节的宗旨与流风。或许觉得治百病太过夸张，于是又兴起“采百草煎汤，浴之以治疥”（同治《沅州府志》）、“采百草煎汤，合家漂洗，云辟瘴疠”（同治《宣恩县志》）之类比较保守的说法。

这一天，没有大江大河的壮观，譬若北京，恐怕只听见小水也好，也聊胜于无：“无江城丝投角黍俗，而亦为角黍；无竞渡俗，亦竞游耍。南则要金鱼池，西要高梁桥，东松林，北满井，为地不同，饮曠日游也同。”这一天，除了“采百草煎汤沐浴已百病”（嘉庆《武冈州志》），尚有不少与草有关的节目：“四民并鬻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上，以禳毒气。”并鬻百草，大概即是结伴踏青。斗百草之戏，不知跟我们小时候那样先纠缠再拉拽看谁的草先断为输的斗草游戏是否一种。愚艾人于门户，“仙艾垂门绿”；卢蒲蒲剑，“菖蒲绿映门”。两者可互文见义，即“悬蒲艾于门”（楮曾筠等监修《浙江通志》）或“卢蒲蒲艾”（光緒《乾州厅志》），均为禳除五月五日的毒气，假定真的话。如今，端午一大早，有些城市居委会像赶集一样，在路边摊上选购农民从附近山野新鲜摘来的蒲艾诸草，虽然不再“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梦梁录》）模样的人形，也不知不觉地或懵懵懂懂地传承了古俗的核心部分：悬艾叶，插菖蒲。

壬寅年五月初五，一大早，我们自编自戴，不一会儿，一家三口手腕脚腕就都缠上了五色线，以代替古人的“五彩丝系臂”。然后，到街头花四元钱买了一束菖蒲和一束艾蒿，回来挂在了门边，既悦目又悦鼻。然后，蒸粽子、煮咸鸭蛋吃。这个端午节过得还是相对传统的。

五月，草长草茂，古人俯拾即是，弥望皆是，所以信手拈来点缀节日，似乎再自然不过了。这是对草的信赖，更是对草的崇拜。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